

文藝建設叢書

美國文學的作家與作品

丁明譯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文藝建設叢書

(第一輯)

美國文學的作家與作品

丁明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RAM 90/9

668 • V2 • 32K • P.192 • \$6.2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美術文庫



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一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1—6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

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為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為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為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為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為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

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目 次

兩個世界的文學	馬里亞莫夫 (1)
美國文學——爲反動派服務	安尼西莫夫 (13)
美國的文化迫害	I. 拉皮茨基 (27)
美國武士——美國軍國主義文學	薩馬稜 (37)
美國文學界的頹廢分子	門德爾遜 (55)

*

德萊塞	安尼西莫夫 (75)
法斯特	烏爾諾夫 (108)
路易士底道路	莫梯勒瓦 (125)
“塔克爾的一夥”及其他	里柯拉也夫 (136)
加德維爾和他的“悲慘的地點”	厄里斯特拉托娃 (154)

兩個世界的文學

馬里亞莫夫

當舊世界崩潰了，新世界還不是真正現實的時候：
見於布爾什維克鼓動家在各種集會上的激烈演說中，
真理報上與人民的兩位偉大的舵手——他們比誰都更
清楚地看到了明天和未來的光明世界，他們領導千百
萬首次獲得自由的人進入這一新世界——底預言性的
言論中的僅是這一新世界的輪廓。

而跟隨列寧和斯大林的人們也看到了擺在他們面
前的世界的美麗。他們憧憬這一新世界並奮不顧身地
獻出他們的生命與精力以實現其熱愛與渴望的夢想。

新文學就從這些創造新生活的夢想家中誕生了。

三十年前在解放了的俄羅斯所誕生的文學所以是新的，既不是由於書皮上的新名字，也不是由於在詩與散文中出現了新形式。

幸福的音信

在革命勝利中誕生的書，含有普通男女底真正的燦爛的幸福與如何才能得到這種幸福之明晰的理解。

舊文學的特色在於它的激烈的抗議精神：對傷害人類靈魂的深惡痛絕與對人生的種種不平的憎恨，曾是其最優秀作品底突出的特點。可是人們不能在這些書的任何一本中找到一種對獲得人類幸福的可能性之深刻與不可磨滅的信念；也沒有任何一本書說明這種渴望的幸福是什麼樣子。

在革命的曙光期，這種知識才啓示給俄羅斯的作家，而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逐漸形成時，這種知識便日益牢固地成了人民的自覺。它賦與書以生命，使它充滿建設的熱情與創造性的樂觀主義。而這些特點就是決定蘇維埃文學與過去所寫的書及同時期在我國疆界以外——在依然無所改變的世界中所發展的文學之間的主要區別。

我們以革命三十年來計算我國文學的年齡。

西歐與美國的當代文學在三十年前當世界第一大
大戰結束時，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和軍裝一起拋
棄其未實現的希望的人們所寫的書與日記問世了。

但這些書曾否形成一種新的文學呢？這些書與以
前所寫的那些有什麼不同呢？

或許這一事實是病態的：在這些作品的大部分中
抗議的激烈精神讓位於一種無限的厭倦，憎恨變成了
憤世嫉俗，愛與同情衰退了；文學與戲劇，電影與繪畫
以一種無情的冷漠揭露醜惡與令人厭惡的事物。

喬治·杜愛米爾寫道：“這個世界在我看來是混亂
的 破碎的與悲慘的，而我相信它實際上就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邪惡的，”喬治·桑塔雅納從大洋彼
岸呼應道，“它是死亡的、被折磨的、混亂的、永遠欺詐
的……”

“豬糞……在假面掩蓋下的豬糞，”留吉·皮藍得婁
忿憤地說，“人類？人類？這就是你的人類……”

住在巴黎的美國女作家葛爾楚德·斯坦因在講到
當時仍穿着遠征軍裝的她的年輕同胞時說道：

“迷途的一代。”

而當他們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便把這句話當做
他們的趨向。他們把自己看做迷途的一代，因為他們覺

得他們所寫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幻滅的痛苦、被蹂躪的人們的憤世嫉俗、對昔日蔑視與對未來的缺乏信念，充滿在勝利者與戰敗者——法國人與德國人、美國人與意大利人、英國人與奧地利人底著述中。

在俞利·羅曼的早期作品之一善意的人們中，有兩個青年在討論他們的前途。他們要尋覓一種值得他們獻身的信仰。

無時不在的恐懼。

“有沒有什麼東西使我們免於恐懼呢？”青年之一喊道。

但是他找不到回答。

世界本身對他們便是一種恐懼的源泉。

文明？

“他曾飽享文明，文明已要了他的命……”阿爾達斯·赫胥黎的人物之一這樣說道。

在豪斯曼的詩中或許能找到瞭解這種心理狀態的根源之關鍵，他的詩的自我錯亂而恐懼地徘徊於一個不是他創造的世界中。這或許比任何東西都更好的表達了作者對他所生活的世界之疏遠與隔離。

而在另一方面則有我們的文學，它的基本新穎處表現在作者的參與新世界的建設，對其正在做着他的

一份的自覺的驕傲，對其正在幫助建設的這一新世界的責任感，對其正為關係整個生活的重大事業而奮鬥這一事實的政治認識上。

只有蘇維埃作家才能看到男女們這樣的走向戰鬥，而在任何其他文學中都不可能用這樣的話來描寫的：

而現在他們正在趕赴前線，在一月的嚴寒中乘着沒有暖氣的貨車，學習着、工作着、思想、思想、再思想。由於他們知道他們現在必須準備應付一切，在戰爭中不僅揮動刺刀是重要的，仗是要用聰明新穎的思想，清醒的頭腦，迅速掌握形勢和幫助旁人瞭解的知識與能力來打的……

然而當孚瑪諾夫寫這些話的時候，他的同時代但却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人們，却正在悲嘆一切希望的破滅，並把士兵說成一個被欺騙、被剝奪思想權利與死了不知為什麼而死的人。

不錯，也有幾本書是用下面這樣的話結尾的：

當我們準備和別人聯合並再度開始戰爭時，我們頭上的烏黑與被暴風雨窒息的天空慢慢地開朗了。在兩塊烏雲中間閃出一

道亮光；而這一道亮光甚至帶着這樣的黑邊，都證明太陽是在那兒。

這些話是亨利·巴比塞寫的。而對於他一如對於其他正直而有思想的作家，在東方昇起的太陽似乎是在兩塊烏雲之間，而他們跟隨這一道亮光走到我們這邊來。

對於國家的深沉的愛在整個過去三十年中鼓舞了我們的文學。但正是這種對祖國的愛，對於自己的英雄，工作伙伴之敬愛，這種作為人民寄託給作家的任務之對一切文學的態度——正是這些特性，使我們的文學成為真正世界性的。

人類的燈塔

當我國成了世界上希望的燈塔，各國有思想的人們便開始傾聽蘇維埃作家在說什麼，從我們的書中汲取鬥爭的力量與對勝利的信心。

如果過去三十年對於我們曾經是我國迅速發展的時期，而且反映在我們文學的不斷前進中，那麼在我國之外，文學底脈搏之跳動却完全不同。

懷疑、探索、希望的破滅、各種極端表現的不安，乃是當代底徵候及其業績。

這是英國批評家德烈克·斯坦福特在兩年前所寫的。

我們的書像一陣清新令人奮發的微風一樣吹進了另一個世界。

美國小說家，法斯特在其現實主義與蘇維埃小說一文中寫道：“和美國小說恰恰相反的便是蘇聯的小說。這些小說描寫那些相信生活，那些戰鬥、戀愛與歡樂，那些充滿希望與真誠的人們；這些情感在美國文學中是很少碰到的。”

幾個月以前，在紐約市政廳有一千五百名美國學生參加的大會上，法斯特於其演說中宣稱：任何一個在文化界工作的人，讓他自己為那些企圖毀滅蘇聯、毀滅各新民主主義國家、毀滅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把原子恐怖與原子戰爭強加於全世界的人服務，那他就是一個人類的叛徒……他接着又說道：確定這一原則後，那就不難瞭解為什麼一個反共的文化工作者或甚至僅僅是一個不問政治的創造工作者會成為毫無生氣的。他說，在我們的時代裏，曾經一度是很可靠的避難所的形象

之塔，已經成了精神上的毒氣室了。

這一真理，日益被證實了。

作為藝術家，具有無疑的天才的人們，什麼時候他們離開鬥爭，閉上眼睛，不再從一切錯綜複雜與矛盾中去觀察生活，什麼時候他們就完結了。

拿約翰·斯坦培克來說吧，當我們讀他的憤怒的葡萄的時候，我們高興又聽到一個熱情而勇敢的聲音。

然而憤怒的葡萄底作者在這本小說之後，却接着寫了一篇叫做蛇的小說，描寫一個美國少婦對在一位科學家實驗室裏的一頭雄蛇發生了邪惡的愛情。的確很難相信這種胡說八道的無聊作品竟出之於講話如此有力而對人類的真正不幸如此同情的人。對這件事的解釋可見之於法斯特所講的話中：這位作家看不到這一不幸的出路，他不去堅持探索，相反的，他却離開了現實。

威廉·福克納曾特別有力地描寫過美國南部各州的生活之醜惡，奪去了黑人的生命與敗壞了白人靈魂的種族主義底毒害。但像斯坦培克一樣，福克納看見了患處却不知如何救治它；他看到了毒，但却不能找到解毒藥，他不再尋找它，而結果便是他的小說愛美麗的薔薇花。這是一篇關於另一個美國女子的小說。這位女子

像隱士似地生活了半世紀，獨居在她自己的家裏，使她自己完全和外界隔絕，而當她死了的時候，她應秘密地發現了。大概是在五十年以前，這位女子的未婚夫突然死掉，她沒有把他埋葬，相反的，却和他的屍首一起共用着他的床。

甚至提一下這故事的簡單梗概都令人胸中作嘔。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怎能講到天才呢？當你讀這類小說的時候，你唯一的願望便是盡快地由這種腐爛的氣氛裏逃到新鮮的空氣中去……

離開現實的作家們便這樣地把他們自己毀滅在“脫離政治的”假藝術底毒氣室裏了。

上次大戰的震撼世界的事變，乃是對全人類的一個考驗。我國不僅經住了這個考驗，且在繼續其不可阻遏的前進運動。而我們的文學也未曾停止前進。

蘇聯人民在上次大戰中表現了非凡的精神力量。軍事業績與爲勝利而進行的勞作同樣是無可比擬的；它們說明了在贏得了他們自己的自由的人們身上所固有的力量是多麼頑強與不可屈服。它們並且毫無疑義地說明：人民的新的一代已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誕生——這一代已從獸性與許多可憎的特性中解放出來，這些東西並不是人天生就有的，而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日

常求生存的鬥爭中所養成的。關於新人的書給世界帶來了希望並鼓舞着人們的鬥志。

去描寫蘇維埃人民在戰爭中的豐功偉業，乃是對任何作家的最大滿意底源泉。但勝利對我們的作家們甚至打開了更遼闊的遠景。

我們書中的主人公確實像他所想像那樣地看到了勝利；勝利完全像他所期待的那樣。在他的世界裏什麼也沒有改變；他並沒有失去生活的崗位。而他正在他所停止的地方繼續前進。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制度所給與人民的。而這已成為我們文學底顯著特點之一。

當人們看一下在戰爭結束以來西歐與美國所出版的書的時候，上述的特點就像浮彫一樣地顯現出來。這些書和三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寫的那些有多麼相似啊！不錯，書皮上的名字是新的。但內容却是一樣的。“這是你們的戰爭”，這是一位美國作家給他某一本書所起的名字。但這個名字却是一個嘲笑，勝利又被人由贏得它的人們的手中竊走了。一位英國作家的書名叫做“勇敢的新世界”，但他也是在嘲笑：舊世界依然未動，而勇敢卻不過是傳奇。在黑暗中的旅行底作者更是苛刻：他說人們死了不知道是為什麼死的。這些書和三十年前所寫的那些不同處在於：近來信心之缺乏